

03.17 Y-2763

河间县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

政协河间县委员会编

河间县文史资料

第 三 辑

中 国 人 民
政 治 协 商 会 议

河间县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

封面题字：贾震

封面设计、篆刻：孙铁宝



河间县文史资料(第三辑)

编辑：政协河间县委员会

印刷：河间县印刷厂

印数：2000册
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

河间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

顾问：秦根祥 孙铁宝

主编：沈 英

编委：金紫衡 许均庭 郭 文

田胜武 左炳文 罗润祥

张德山

目 录

冯国璋与袁世凯.....许义兰 袁家宾	(1)
群龙无首乱世纷争 民族抗战汇归一统 ——“七七事变”后治理河间混乱局面概述.....	
.....秦根祥	(10)
我在抗日战争初期的一段坎坷经历.....金紫衡	(33)
西河大鼓流派座谈会发言纪要.....河北曲协	(50)
谈“赵派”西河大鼓.....抚 铭	(56)
我的求艺经过..... <u>赵玉峰</u>	(70)
话说西河大鼓(节录“赵派”部分).....小 仓	(75)
浅谈西河大鼓流派(节选“赵派”部分).....朱 仪	(77)
连台本戏编导——陈俊卿.....魏子晨	(79)
附:陈俊卿与天津彩头戏.....	(83)
篱下菊(云南部分。片断选载).....金素秋	(88)
开明士绅赵煦东.....聂东海	(110)
一个大写的人 ——怀念作家俞林同志.....鲍 吕	(126)
张宝善其人其事.....秦根祥	(130)
河间宿儒白广川.....白丽忠	(139)
晚清御史裘晓华嫡孙裘玲.....左炳文 许均庭	(142)
河间名医田鹤梅.....田胜武 田泽民 李玉阁	(147)
大字不识的刀笔手段成业.....麻怀清	(149)

圣公会医院·····	张 新	(152)
河间古城遗迹今昔·····	张德山	(155)
忆文化古城河间·····	冯天崢	(173)
附 录：		
我省古代文化名城——河间·····	王文彬	(177)
行医五十载 香火六百年		
——一代医学大家刘守真·····	冉 铁	(179)

封面瓦当释文：历史文化古城

冯国璋与袁世凯

许义兰 袁家宾

冯国璋从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就跟随袁世凯做事，后来经过袁世凯的不断提拔，到了民国初年，直做到宣武上将军，督理江苏军务，雄踞东南，手握重兵，成了袁世凯手下的一员大将。自袁称帝后，两人始有裂痕，袁坚持恢复帝制，武力统一，而冯则主张民主共和，和平统一。二人逐渐形成意见分歧。

冯国璋在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期间考中秀才，1890年毕业后，先留堂当教习，后为淮军将领聂士成的幕僚。曾随军参加甲午战争，1895年夏，由聂士成荐举充当出使日本大臣裕庚的随员。在东渡日本时，曾与日本中将青木宣纯结识，悉心考察日本军制，精辟汇编成书。第二年初回国，当呈送聂士成，却未受聂的重视，当时，袁世凯正在小站练兵，随即转呈于袁，袁见书大喜，甚加赏识，奉此书为治军典范。并称赞冯说：“军界诸学子，无能比公者”。遂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兵部学堂监督。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冯手修定。训练不久，操法灵熟，步伐整齐，旗帜鲜明，号衣洁整。极为威武可观，当时袁颇以此炫耀军威，冯本人亦感自豪。

冯在任督操营务处帮办时，正值总办梁华殿溺水死亡，由冯国璋接替。提升总办。不久，冯于1903年3月，袁世凯创办新军正规学堂的计划后，于同年10月，袁在保定开办北洋武备速成学堂。冯国璋首任学堂督办。第一年招收二百人，1906年8月该堂归练兵处办，又名“通国陆军速成学堂”。其中不少人受冯国璋的提拔，后来成为北洋军阀的行列，如王承斌、齐燮元、孙岳、李景林、王为蔚、张硯田、阎治堂等人。就是连国民党新军阀的蒋介石、张群等人，也是由这里选送入日本士官学校的。

冯自深得袁的器重后，经过不断地提拔，成了袁手下的一员得力大将。

当袁世凯在彰德隐退时，正值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，清王朝为了镇压武昌起义的革命军队，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两镇南下“讨伐”。冯国璋率部前往，当经由京汉铁路南下的时候，冯即在彰德下车看望在洹上隐居的袁世凯，并当面向袁征求对国事的见解。袁即对他的老部下冯国璋，指示出了“慢慢走，等等看”的六字方针，冯国璋当然是依照袁的指示来执行的。因此，北洋军队虽然已经陆续南下，但不采取积极行动，更不认真听从指挥，一直到了清廷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才起用了袁世凯为湖广总督，最初：袁不就任，再改派为钦差大臣，节制调遣水陆各军，袁仍不受命，到了最后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、组织责任内阁时，冯国璋这才督师推进猛攻革命军队。

在这次战役中，冯国璋奉袁命率第三军改接荫昌的第一军，身当“打前敌”的责任，冯抵信阳后，率兵直趋汉口。

因革命党藏在民家，放枪阻击，冯就把民房烧尽，革命党退到汉阳。冯国璋第一军司令部人员夺取汉口后，由总参谋张联棻率领到汉口。冯驻在汉口大智门火车上，借法租界以避免汉阳炮击，参谋、副官、炮协领、工参领四处均在火车上办公。军械、军需、军法等则在大智门车站上。

冯国璋攻打汉阳时，事先佯用工参领官姚传施（号济苍、姚锡光之侄，留学德国）以买枪炮为名到青岛与德国人交涉，允给德国人两万两纹银（一说二十万两），请他们用枕木架桥渡汉水，另一方面密令第二工兵营管带官李长泰在炮火下架帆布舟桥、舟桥可过四路纵队及大炮。又令第四镇代理统制李纯登汉口大楼（极高处）用旗灯两语指挥进军，一夜之间，夺取了汉阳。

冯国璋夺取了汉口、汉阳后，即奉袁世凯之命勒兵不进。

袁世凯要纂清，又恐前敌兵权最重的冯国璋作难，所以派心腹到汉口面见冯国璋说：“革命党一旦反攻过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冯说：“我只有忠心报国，不知有他”。袁第二次又派人见冯说：“天下纷扰，你不要固执己见，倘时机到来，你也可酌情行事。”冯说：“我意已决，请勿多言”。

“袁见冯与自己的宗旨不合，第三次忽然派人到汉口见冯国璋，令其班师回京。冯问有无上谕，来人说是宫保（指袁）口谕。冯恐其言不实，于是给袁发电询问。袁回电，不说有无此举。冯因来人甚唐突，很怀疑，可又不敢轻易处置，只得让宪兵管带王某把这人送回北京，路经彰德，又为袁克定截去。这事是由冯的密电员龚、秦两人对人透露的。袁见冯

不为所动，因此，就把冯调回北京，任禁卫军总统官。又令段祺瑞以湖广总督接任第一军总统官。

冯国璋回京，接替前任清贝子载涛之遗缺，冯以汉人而统禁军，（因其汉阳之役封二等男爵。）清廷王公满族以其效忠清室、极信赖之。

当孙中山先生与袁世凯磋商条件治定后，禁卫军官以为皇室当然灭亡，满族亦归消灭。无不激昂反对，以致议和条件迟迟不能发表。隆裕太后已被袁压迫，忍泪屈从，此万余人者，若变生肘腋，袁固不能调前敌之兵，喋血京师，且亦无以维持北方之威信。冯于此时，一方面感谢袁平素知遇提拔，不能毅然反对，一方面又休于已身处境之困难。冯当时所处地位，难于反对君宪。于是冯被举为君主立宪会会长。袁世凯彼时确有说不出的苦衷，而冯国璋更觉到此处两面夹攻，亦深感有些进退维谷。

及时期已迫，无可推延，冯乃亲赴军司令部（时称处不称部，在西苑）广场，召集全军官兵，自登高桌，向人群高声宣布大清皇帝逊位后的优待条件和优待满蒙条件，内并有禁卫军额数俸饷仍如其旧，冯并言敢以身家性命担保。于是一场大风波，乃得平安度过。冯直至民国元年八月，其所仅存之发辮，尚保留未剪，其处高级将领、除张勋外，固无一不去辮者。冯所戴红顶花翎之官帽，亦一直放在帽架子上，盖均对禁卫军有其作用。

冯国璋和夫人周砥的结婚经过是这样的：周砥，字道如，家住在天津（但并不是天津人）曾在当时袁的总统府充教师，教袁的姨太太和女儿读汉文。及至袁全家搬进了中南

海，周砥已经不在配字廊的专馆里担任课程，却由于周砥和袁的三姨太太相处很好，所以仍然常来常往。她是一个老姑娘，曾经声明过不再嫁人。那时候，冯国璋正断了弦，原想再要一个姨太太，所以就叫他的儿子到北方来物色，谁知他的儿子错会了意，竟自和周家说定了。当他回到南京复命的时候，冯说：“我这么大的岁数了，还要娶太太做什么？”不肯应允。周砥的弟妇周四太太素和袁的六姨太太最好，就到北京来转求袁本人从中说合，这才定局。随后，袁代为置办妆奁，并派袁家的武姓老保姆作为陪嫁的老妈，此外还派了男佣人护送着周砥到南京和冯结婚。婚后，周砥有时回到北京来，把袁家当作娘家走动，袁家人也都改了称呼，管周砥叫四姐。

有一天，袁在晚间上楼后，和姨太太闲谈，袁说：“今天冯华甫来了。”袁的二女儿仲禎不知道冯华甫是冯国璋的字，就问：“冯华甫是谁？”袁说明后，接着就问其二女儿仲禎：“你应当叫他什么？”仲禎迟疑地说：“叫世哥”。袁笑着说：“不是世哥，是四哥”。由这一称呼看来，袁对冯国璋是怎样看待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六月二十二日冯往北京见袁（当时梁启超自广东过南京与冯同来北京）谈及帝制问题，袁坚决否认。冯据以告梁，作为袁、冯谈话，刊登亚西报。次日总统府亦有同样文字发表，兹录如下：

冯言：“帝制运动，南方谣言颇盛。”袁言：“华甫，你我多年在一起，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？我想谣言之来，不外两种原因：第一，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，国人程度不

够，要我多负点责任。第二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禄之权，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，但满、蒙、回族都可受爵，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？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。”。稍停，袁又言：“华甫，你我是自家人，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，我现有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，所贵乎为皇帝者，无非为子孙计尔。我大儿（克定）身有残疾，二儿（克文）想做名士，三儿（克良）不达时务，其余则都年幼，岂能付以天下之重？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，我即为子孙计，亦不能贻害他们”。冯言：“是啊，南方人言啧啧，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，不过中国将来转弱为强，则天与人归的时候，大总统虽谦让为怀，恐怕推也推不掉。”袁勃然变色言：“什么话？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，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，倘有人再逼我，我就把那里作为我的菟裘，从此不问国事。”冯自与袁谈话后，即相信帝制不会发生。此次冯在京，袁优礼备至。某日，袁早餐，有牛奶酪，袁令差官电冯上将军早起否，将这碗牛奶酪送去。说是冯上将军爱吃的，总统今早上正吃，便想起上将军，特地送来。又一日，袁正午餐，有大碗红烧猪膀，袁言：“这是华甫爱吃的”。又令差官电告冯上将军等等吃饭，总统就送菜来，佐以大馒头四个，说今日午饭，知道这菜上将军爱吃，所以送来，冯觉得袁对他当作自家人，故体贴如此。

当洪宪帝制没有公开的时候，有一次，冯国璋从南京来见袁世凯，顺便问一问传外称帝这件事的究竟。袁听冯的口气，知道冯是来劝阻的，对冯说：“我的身体很不好，几个儿子又都不成器，我哪里有这种心思呢！”就这么把冯的

咀给堵住了。袁在当晚上楼以后，连声说：“冯华甫岂有此理，冯华甫岂有此理！”

冯在1915年6月间，特地从南京赶到北京，探听洪宪帝制的消息。但始终仍未得到袁一句真话，深知自己不被信任，便对帝制一味搪塞，不肯出力。

冯国璋和段芝贵二人，在袁手下，一外一内。看来段的地位比冯重要，其实，冯在外直接统率重兵，袁对其却难加以节制。因冯在清末担任过禁卫军军统官，入民国后历任直隶，江苏两省都督。袁对其极不放心，有意识地造成张勋与冯对立的局面，以牵制冯国璋。

冯经常也感到自己处于四面包围之中，深感在本身的辖境内，不能行使任何职权。这说明冯已完全察觉到袁对他的不信任到了何种严重地步。

由于袁和冯二人的矛盾，日甚一日，袁原想调冯为陆军总长，以解其兵权。可是又恐引其反抗，所以迟迟不敢发表。当时，日本报纸利用袁冯之间矛盾，竟挑起事端，编造出冯接济革命党人起事的报道。以致使冯大为惊奇，急忙在报上公开辟谣。

七月九日，冯回南京，八月十四日筹安会发起，相距不到两月，冯以为不确，密电询问机要局局长张一麟，张初亦不信，至此以“事出有因”复之。不久，段芝贵，张镇芳，纷纷派人到南京游说。冯乃恍然受袁之欺骗，自是对袁态度骤变，遂对帝制以极大阻力。

帝制公开以后，袁虽封冯为一等公，但冯亦不为所动。

在各省一致要求袁退位的压力下，冯致电徐世昌、段祺

瑞告以目前形势紧张，仅取消帝制，实不可能，因群情公愤不可遏止，并公开转告袁，速作自全之计。袁见电，惊惧万分，立即又派蒋雁行南下见冯，冯见袁大势已去，便采取两面派手法，一面对袁勉行应付，一方面又与反袁派不断信使往返，冯企图趁反袁怒潮高涨时机，造成个人一种举足轻重的中间势力，以左右时局。

当冯国璋于袁世凯取消帝制之后，接待了袁从北京特派来南京的阮忠枢。随身携带一篇袁留任总统的电稿呈冯，请冯出面联合未独立各省将军照发。冯当时不甘心再受袁的支配，立即回绝说：“此时联合通电，不利于和平解决问题。”随后，袁再派蒋雁行去南京，再三向冯陈说，政府直接讲和，困难万分，希望冯从中周旋，方为得宜。条件仍是袁留任总统，因蒋和冯是同乡，关系极为密切，一向以叔侄相称。经蒋劝说下，冯于四月十八日提出和平解决八条，第一条即为承认袁仍居民国大总统地位。当即被护国军方面所拒绝。袁无奈，辞总统职。对冯所作，深为痛绝。然已无策可施。冯于5月5日赴蚌埠约倪嗣冲6日至徐州会晤张勋。终因各省军阀勾心斗角，意见分歧，争执五天，终无结果。

帝制公开以后，冯感到自己受了欺骗。袁死后，听到一个很可靠的亲近冯的人士说，冯对于袁的洪宪称帝，始终是嫌怨很深的，据说，袁处在绝境的时候，冯通过徐世昌、段祺瑞、梁士诒等人的疏通，仍然承认袁继续做总统，无非是以维护“北洋派”的大局。

冯国璋本是袁手下的得力大将，到了蔡锷云南起义时，冯当时却置身事外，袖手旁观，不再那么恭顺地服从袁的命

令，并且联合了江西、浙江、山东、湖南四省的将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。袁看到大势已去，从此忧愤成疾，终于身死。

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八月，冯任直隶总督，仍兼统禁卫军。至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一月，冯调任江苏都督后，始将禁卫军改编为陆军第十六师，军统名义取消，军司令部结束，十六师仍归冯统辖调遣。及冯于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8月入京代理大总统职权。民国七年（1918年）10月卸任，退归私邸，随回河间原籍扫墓，至民国八年（1919年）12月病歿于北京。



群龙无首乱世纷争 民族抗战汇归一统

——“七七事变”后治理河间

混乱局面概述

秦 根 祥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“芦沟桥事变”爆发。日寇向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。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幻想通过和平谈判解决“争端”，贻误战机，日寇乘机南进，沿途烧杀抢掠，殃及河间。日军过后，河间境内土匪滋生，横行无忌，杂色武装风云突起，鱼龙混杂，泥沙泛起，全县内忧外患，民不聊生。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，这种严重形势和混乱局面才逐步得以扭转，使人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

“国军”南退 河间遭劫

河间县境内从1937年8月开始，南退之国民党军队之散兵游勇，到处可见；沿途丢枪弃甲，枪支弹药、辎重物资损失

无数，军纪败坏，失去控制的五十三年之官兵，任意打骂群众，奸淫妇女，勒索钱财，拉牲口抢包裹无所不为。河间城里宗顺成、德盛祥等十几家商号，因遭敲诈勒索而倒闭，后来一些商店和居民住户为了免遭抢劫，不得不将临街巷的铺面、门口垒死，或另开小门，或越墙出入。黎民百姓遭受涂炭可见一斑。

河间专员兼河间县长黄维成，曾任廿九军参谋长，时常身着军装，当时在军队里说话仍占有地位，但对五十三年散兵游勇的暴行也无能为力。更有甚者，河间地方上的一些军政人员，也乘机大发国难财，采用种种手段敲诈勒索百姓。国民党河间县政府以抗日的名义，给全县人民增加赋税，每亩地加征特税大洋一元。黄维成亲自下乡督办，有一次他在田疙塔村群众大会上讲，“增加征特税是为了抗日，现在可能有人骂我，将来日本人来了，你们会念叨我的好处”。仅这一项就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了近二百万现大洋。群众称之为黄维成“决租”（注）。为了预防日寇飞机轰炸河间城，黄维成责令河间义成面粉公司，听到飞机声即拉响气笛。有一次敌机飞临河间上空，面粉公司拉笛不及时，黄维成在盛怒之下，将公司经理王福臣逮捕入狱。县政府、公安局的办案人员故意渲染案情重大，并声言不许保释，意在诈财。开始，王福臣自以为无罪，不肯大量花钱。办案人员一计不成又生二计。一天，保定谦益面粉公司经理王渥臣来河间，黄维成和王渥臣是老相识。黄请王吃饭，王说第二天回保定，黄维成决定亲自送王渥臣至西门外。这天下午，几个衙役故意在关押王福臣的监狱里嚷嚷：“黄县长命令，明天送面粉公司王